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星落九天

(台湾)云中岳 著

星落九天

〔中港〕

樊中岳 著

①

文艺出版社

星落九天

〔臺灣〕

云中岳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星落九天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8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84-0192-3

(上、下)册 定价:36.80 元



##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 内 容 提 要

金陵名公子耿青风流倜傥，乐善好施，方圆八百里，无人不晓，偶得一位专管大内王爷坟墓里的玉盒，暗器四飞之后却只得一片石锁，由此打破平静的日子，一场场杀身之祸接连而来。

江湖新近崛起“五龙帮”野心勃勃，妄图称霸天下，遂派高手誓得石锁，原来“石锁”是江湖一个神秘组织“天字会”的镇会之物，其组织因成员都是些有着绝世武功的人，当年其组织不慎遗失“石锁”，曾言谁找到石锁，就会帮其做任何的三件事。

曾重誓永不开杀戒的耿青惨遭灭门，毁祖史之祸后，忍无可忍遂出手复仇，却遇仇人之女的深深爱恋，是情？是仇？这一剑是杀抑或不？全书场面激烈，情爱缠绵，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大脱俗套，甚值得观看！

## 目 录

一	老于酒店儒雅客 .....	1
二	聪明反被聪明误 .....	25
三	五万两纹银风波 .....	49
四	荡气回肠复仇泪 .....	73
五	六人同行逍遥游 .....	99
六	荒山二狼荒唐计 .....	124
七	误打误撞悟知徒 .....	148
八	耿青柳姘情义定 .....	173
九	天字石锁现江湖 .....	196
十	红衣番人使恶行 .....	221
十一	葛振教中遇惨案 .....	248
十二	无穷天尽人之欲 .....	273
十三	多情剑客无情剑 .....	299
十四	旧愁未结添新忧 .....	323
十五	假耿青挑拨离间 .....	347
十六	仙龙楼机关重重 .....	372
十七	墨剑色心乱人心 .....	397

十八	患难之际见真情 .....	424
十九	剑气升腾杀气重 .....	450
二十	金刚组合见威力 .....	476
二十一	英雄难过美人关 .....	502
二十二	自古英雄出少年 .....	526
二十三	是非成败终是空 .....	551
二十四	世事纷纷梦一场 .....	575



## 一 老于酒店儒雅客

酷暑六月。

炎热太阳曝晒下的金陵古城。

火辣辣的热浪袭击着这座占尽风流天下闻名的六朝古都。

西贡院街，几排整齐而枝叶繁茂的柏树，总算还能给这座暑意十足的城市带来一丝快意。

老于酒店无疑占尽了地理上的绝对优势，位于西贡院街的最浓郁的阴凉处。

更何况，老于酒店的老板于百万祖传配制的“老洵”酒，有着去暑解乏倦奇异功效。

酒能解累去乏，的确给这条贡院街上的人们带来了夏日里可以消暑解倦的好去处。

然而，这里虽是一个好去处，但是却并不是寻常之人能够毫不犹豫便踏进去的。

这时候，钱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不过，西贡院街以前是个贡生，举人会集的地方，这些人十年寒窗已功成名就，当然是不缺钱。

可是，老于酒店一向生意兴隆的客源，今天似乎少了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不值得喝上一杯酒，而冒着喷火的阳光去品尝一下，那实在是有些言过其实的老洵酒？

酒，多数的时候只会给人们增加热量，而不会给炎热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但是，不管今天的生意是好还是坏，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在老于的视线里出现，老于便觉得自己的生意已是旺盛无比了，老于知

道,这个人习惯于坐在靠着窗户的那一张印有一个大大的“雅”字的桌旁。

不日里,他总是过了正午一定来。

奇怪的是,今天却已是有些日落西山了,他却还没有来,更准确地说,老于还没有看到那给他带来生命和财富的年轻人。

这是个喜爱在正午时候,一个人独自静静地坐在老于酒店里自斟自饮的俊雅青年。

老于的目光紧紧地盯视着进出酒店门口的人,他多么殷切地希望能看到那熟悉的身影在门前闪现。

老人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拿起柜台上一块洁白的方巾,习惯性地抹着那铸有“雅”字的方桌。

桌子上早已是一尘不染。

老于却浑然不知地不停地抹着。

这已成了老于每天唯一要做的一件伙计杂什,因为他不愿让人插手干这件杂什。

老于的家财近几年来似乎已成了未知数,早可以做做甩手老大爷了,可以不必再干这种伺候人的话了。

可是,老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去干,唯有这件事情,老于是非要自己亲自动手不可。

老于懂得受人点滴之恩,须当报以涌泉的古训。

何况,名于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这一位并不显得有什么多大气魄的顾客呢!

总算把本已是镜亮的桌面擦得如同一面玉镜,并可以照出人影来了,老于才停住手。

他回到了柜台。

老于燃起了一袋旱烟,虽然他已是百万富翁级,但是老于还是无法改掉原来的老习惯,正应合了那句俗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透过冉冉上升的烟雾,老于注视了一会儿酒店的门口,看了看已是西下的酷阳,他心中暗道:“公子爷恐怕今天不会来了,三个月来,今天是第一次。”

想到这里，老于嘱咐了伙计几句道：“你们不要让人坐那张桌子，听到了没有？”

伙计们自然明白老于老板指的是那张桌子了，齐齐地应道：“于老板，你放心吧。”

老于转身回到内堂去了。

老于盼望的青年人到底是谁？

难道这青年人在于百万的心目中就这么重要？竟令他如此愿意殷勤周到的伺候着吗？

他，究竟因何会受到如此的企盼？

伙计们巴不得老板早点儿走，免得让自己丝毫的偷懒行为给老板看到，他们免不了会有一种恐惧感——恐惧被老板炒鱿鱼。

日暮渐渐西垂。

老于酒店的气氛又变得有些生气和活力了。

禁不住饕酒的欲望，更为了在炎热的夏日里有一方可以高谈阔论的乐园，不管是豪爽的举人，还是喜爱清雅的贡生，都不约而同地一齐踏进了老于酒店。

那张“雅”桌依旧是空的。

来的贡生，举人们似乎都很自爱，都知道不该去可以说是老于酒店的最优静惬意的地方坐下来。

因为，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

既然是常客，自然就免不了有自己习惯的位置。

文人们就是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习惯于自己早已熟悉了东西，虽然也许这并不是好的，但却要墨守成规拖住不放。

不过，这似乎并不能，也不该成为那张具有特别位置的“雅”桌没有人叨扰的原因。

为什么？

其实，不管是有了功名的文人，还是街市上的市侩之流，无一不对这位子的客人报以一种敬重的心情。

虽然各人的敬重点不同。

文人敬重他的才华过人，风流倜傥，品质超人，肯助贫困的寒

士燃烛苦读求取功名。

“雅”座已成了老于酒店不可动摇的荣誉和生意旺盛的象征。

老于端着鼻烟壶再次巡视着自己的“帝国”时，眼睛猛然一亮，心中的阴霾忽然一扫而光。

此刻，他看到了“雅”桌边坐着一个白衣人。

这是个衣着十分华丽的白衣人。

伙计的殷勤照顾，顿时使老于的心里产生了丝丝的嫉妒，因为他讨厌别人侵犯他的“专利”。

伺候人居然还可以申请“专利”？

这大概便是所谓“世间之大，无奇不有”了。

老于暗暗决定，明天这位不及时通知他实施“专利权”的伙计，可以不必在他的酒店干活了，也就是炒那伙计的鱿鱼。

因为，老于长了这么大，吃了这么多辛苦，从身无分文到拥资百万，是在不断地被别人炒鱿鱼的逆境中挣扎过来的，炒别人鱿鱼的滋味，他还没有尝过。

老于决定开一次杀戒。

老板的出现，使伺候着华服公子的伙计心里一阵阵发着寒栗，特别是老于的那一种似有意又无意的咳嗽声。

伙计知道老于的身体一向是非常的好，据说从来没有过什么生病的记录。

老于的咳嗽，唯一的解释便是不满。

这点伙计们都懂。

伺候着华服公子的机灵伙计更是懂得这一咳之中的奥妙，然而有时候机智可以杀人，有时候机灵却又可以害人。

于是，伙计的手不禁颤抖了一下，就这么一下，却使得伙计的饭碗从此敲碎了。

因为伙计的手里端了一碗汤，一碗高汤鱼翅。

汤很烫；如果泼了出来，自然免不了要溅在手上，那么手又禁不住烫，端捧不稳的清碗必然会翻掉。

于是一切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样的结局，华服青年的身上溅

湿了一大块汤渍。

如此一来，老于的威风自然要发一发，但必须是在赔过“不是”之后。

其次，华服青年只不过略微犹豫了一下，便安慰伙计道：“怎么啦？烫伤了什么地方吗？”

伙计忙道：“耿少爷，小人该死，让你的衣服弄脏了，小人一定会赔的。”

被称着耿少爷的青年人微微一笑道：“你又不是故意的，不必说了；不过以后一定要小心点，免得烫伤了自己。”

伙计感激地点点头道：

“耿少爷，那么我给你洗洗吧，否则老板会责怪我的。”

耿少爷笑道：“你什么也不必做，不必担心，我自会安排的，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

伙计的眼睛紧盯着耿少爷的嘴，耳朵专注地聆听着。

耿少爷看着伙计的这副神情，微笑道：“别紧张，你可知道我只想要你做一件什么事吗？”

伙计摇头。

平日的那股机灵劲此刻似乎早已不知溜到什么地方逍遥去了。

耿少爷道：“上菜。”

伙计恍然大悟地道：“真对不起，我只顾看你的衣服，却忘记了给你上那条凤尾鱼了。”

“不必了，阿福。”

老于早已系好了一条洁白的围巾，手里端着一盘刚刚炒得十分香气的鱿鱼冷冷地道。

伙计的脸色顿时煞白。

他知道老于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更何况，老于的手里端着的那盘香脆娇嫩的鱿鱼，正向他预示着早已十分明白的事情。

老于要解雇阿福。

阿福的眼里涌现出一层水花。

因为他明白，自己必须到处求爹告娘，必须重新找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可是，这很困难。

在西贡院街，还没有人被老于酒店解雇过。

人人都知道老于是个非常好的生意人，如果在他的店里做活都被解雇，那么别人也绝不会指望这个人能在自己的店堂服务好。

阿福的步履有些自持不住。

耿少爷突然道：“阿福，你过来。”

阿福茫然地走了回来。

耿少爷道：“阿福，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迟了吗？”

老于急忙道：“耿少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耿少爷道：“老于，你别急着问我，我正在问阿福呢！”

阿福摇头表示不知。

老于急骂道：“蠢家伙，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也不时时刻刻记着今天是少爷的生日。”

阿福急忙跪倒道：“耿少爷，阿福给你磕头祝寿了。”

耿少爷急忙扶起阿福道：“阿福，多谢你了，不过既然你给我拜了寿，我总要给你点东西。”

耿少爷望着店老板老于，笑道：

“老于，你说我该给阿福赏点什么呢？”

老于狠狠地道：“耿少爷，依我之见应该赏他几棍子，他竟然在少爷的生日里扫少爷的兴。”

耿少爷道：“老于，今天我很开心，有阿福给我拜寿，我一定要好好地酬谢他。”

老于道：“耿少爷，算了吧，衣服就不要他赔了，让他滚，省得碍手碍脚的。”

耿少爷摆摆手道：

“老于，以后可不许这么说，这样吧，阿福等会儿跟我回去拿一

套新衣服穿在身上，如果今后有人对你不好，就是欺辱我了，你看如何？”

耿少爷说话的时候，眼睛却是对着老于的。

老于暗自叹息，鱿鱼算是白炒了一回。

阿福的脸色却已是喜色满面，冲着耿少爷行了一个礼，乐滋滋地忙去了。

老于道：“耿少爷，你今天怎么这么迟才来？老于可是早就为你准备了一桌半盛的寿宴等着呢。”

耿少爷笑道：“老于，你别不知足了，少爷的钱两，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你的无底口袋了。”

老于讪讪地笑道：“耿少爷，老于不就是在乎日里多收了你的几千两银子吗？”

耿少爷道：“老于，别不知足了，帐房里告诉我说，咱们已给老于骗走了几万两银子了。”

老于道：“耿少爷，那不是你在我这儿投资做股的吗？怎么说老于骗你呢！”

耿少爷笑道：“很难说，谁知道老于的酒店是不是能够赚到钱呢！”

老于嘿嘿一笑道：

“耿少爷，你我如何分家呢？其实我收你的银两，只不过是替你留着点，让你日后慢慢去花。”

耿少爷道：“难道我花钱很快吗？”

老于道：“耿少爷，你每天的支出有多少？”

耿少爷道：“帐房里的事情我也搞不清。”

老于道：“可是我知道。”

耿少爷“哦”了一声。

老于又续道：“耿少爷，你的家资只有五百两银子吧？”

耿少爷叹道：“难怪帐房总是不断的在我耳边唠叨。”

老于道：“耿少爷，你的万贯产业为何如此迅疾地消失掉了？”

耿少爷道：“老于，你今天似乎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吧？怎么老

是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老于叹道：“少爷，你该留着些田产了，不要再到处的尝银放粮了。”

耿少爷的脸色一沉，严肃道：

“老于，难道你是说我这样做错了不成？”

老于道：“耿少爷……”

老于刚要说下去，只见门外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壮汉。

这人短衣襟，小打扮，一顶破旧的凉帽歪戴在头顶上。

老于看到这人不禁又是一阵叹息。

因为他知道，这人来老于酒店绝没有好事可做，除了向耿少爷伸手之外，这人简直就不知道该如何挣钱养活自己。

这人走到耿少爷面前道：“耿少爷，今天是你的大寿之日，小的找了你老半天，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来给你请安。”

耿少爷笑道：“阿飞，你是不是又缺银子花了，先给我来个糖葫芦吃。”

阿飞道：“耿少爷，小人这次是真心实意地给你拜寿的，平日里多蒙少爷恩泽。”

耿少爷调侃道：“那么寿礼呢？”

老于在心中暗道：“寿礼！这种人平日里只会受别人的礼，怎么能够叫他掏出给你的寿礼来呢。”

阿飞小心翼翼地解开衣襟，从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玉盒来，递给了耿少爷。

老于目不转睛的盯视着这个价值不菲的玉盒。

他开始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了。

耿少爷将玉盒合在手里，仔细地把玩了一儿会，笑道：

“阿飞，你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吧。”

阿飞的脸一红，急切的辩解道：“耿少爷，你这可冤枉我了，说什么也不能去干那种事情来给你抹黑啊。”

耿少爷道：“难道是你发了什么大财，还是得了一笔什么意外的遗产了？”



阿飞不好意思的道：

“耿少爷，您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没有什么富翁亲戚的……”

耿少爷奇怪道：“那你的这个玉盒是怎么来的？”

老于冷冷地道：“耿少爷，这大概是什么脏物，给人抛弃了的東西，他把它捡来的。”

阿飞瞪了老于一眼道：“胡说。”

耿少爷淡淡一笑道：

“阿飞，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否则我绝不收下这玉盒。”

阿飞道：“耿少爷，其实这件事我也不用瞒着你。”

耿少爷道：“那你说吧。”

阿飞瞪了老于一眼道：“于老板，这里没你的事了，赶快给少爷和我炒几个好菜下酒。”

老于冷冷地看了阿飞一眼，转身到厨房去了。

两碗酒下了肚，阿飞脸上的热气顿时往上直冒。

耿少爷却不动箸。

阿飞夹了一块红烧肥肉进嘴才道：

“耿少爷，你吃点这种肥肉，听我奶奶说这东西不光使人长膘，还会使人变得聪明，长脑子呢。”

耿少爷突然放下手中的玉盒道：“阿飞，这玉盒你拿回去吧，来历不明的东西赶快退还给别人。”

阿飞道：“耿少爷，你听我慢慢说嘛。”

耿少爷道：“阿飞，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阿飞急道：“耿少爷，这玉盒真的是我劳力所得哩。”

老于这时不知什么时候端了一盘新炒的鱿鱼来，闻听此言讥讽道：“难怪我劳动了半辈子，却只能看着别人吃鱼。”

阿飞怒道：“于老板，你小心点。”

老于道：“阿飞你想干什么？”

老于的目光如同一把恨铁不成钢的铸铁剑般。

耿少爷道：“阿飞，老于说得对你应该找点正经事情做做了，别整天瞎闯生事。”